

老年文苑

# 又见烤红薯

□黄立会

天气开始渐渐转凉，街头又出现了几家烤红薯的摊位，街头巷尾飘逸着香甜的烤红薯味儿。

红薯又名番薯，是一种高产且适应性极强的粮食作物。之所以又叫番薯，是因为它最早种植于美洲的墨西哥、哥伦比亚一带，约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才传入中国，其以适应性强、产量高和可食性强的优良特性被国人广泛种植。它的地下部分为粗圆或细长的块根，生吃如荸荠，熟吃甘如饴。它可以磨成淀粉，用于做凉粉、粉条和炒菜勾芡用的食材；熟食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，可以蒸着吃、煮着吃、烤着吃、油炸了吃；还可以以它为主料，做成糖油糕、夹沙肉、拔丝红薯等美食，尤以茎叶遭霜打过的红薯做的食物最为甘美。

虽说红薯的吃法林林总总，我却独爱街头所卖的烤红薯，尤其是爱闻那香甜甜甜的烤红薯味儿。

我最早见到的烤红薯，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运城街头。卖烤红薯的摊主在一个汽油桶改做的炉子里摆上一圈红薯，顶上盖一个铁盖子，利用炉火的热力连烤带捂，不多时就把红薯烤熟了！掀起盖子薯香四溢，远远就能闻到烤红薯的香味。现在都是用电烤箱焙制，用这种方法焙制的烤红薯不但好吃，而且环保、安全、卫生，所以深受食客青睐。

今年二三月份，老伴因身体微恙在住院院治疗，我问她想吃点什么好吃的。老伴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想吃街上卖的烤红薯。”我一听，这还不简单，便

跑出去给她买。那天天下着小雨，我在官巷西头没有找到卖烤红薯的摊位，又冒雨跑了二三百米来到东头，才见到一家卖烤红薯的。有道是“物以稀为贵”，一个烤红薯，人家卖七块钱一斤。两个红薯称了一斤六两，搞了半天价掏了十一块钱，便宜了两毛钱，摊主还老大不愿意。拿到医院老伴见了，忙将其中一个烤红薯连皮带心吃了个干干净净。看到老伴吃得香的样子，我也被这香甜的烤红薯味儿所吸引，禁不住掰开另一个吃了一半，着实觉得香甜美味。

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红薯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之物，而是人们的主要口粮之一。那时候粮食产量低，为了让大伙吃饱肚子，每个生产队都种有大片红薯。因为红薯产量高，一窝最少能产二三斤，多的能产五六斤。记得有一种红薯品种叫“883”，产量特别大，一窝能产十几斤甚至二三十斤，但是水分也大。人们给这种红薯编了个顺口溜：“八八三，两头尖，一头流水一头酸，当中吃着死不沾。”那时候吃的少，沾不沾吧总是个吃的，它还可以磨成淀粉做成粉条或凉粉塞个肚子，所以大家仍很珍惜。还有一种黄心红薯，生吃脆生生、甜滋滋的，老农们叫它“穷人梨”。那时候生产队里不种梨树，大队果园不分梨子，市场上也没有卖梨的，我们还真不知道梨子是啥滋味，就猜想应该和黄心红薯味道是一样样的。

每年“霜降”之后，队里开始分红薯，每人少则一二百斤，多则四五百斤，有个生产队一下就给社员每人分了一千多斤。这是社员们一冬天甚至半年的口粮，如何妥善保存是件大



挚爱亲朋

## 暖心的儿媳妇

□王月芳

翔翔是干儿子吉晓的媳妇，自然而然便是我的儿媳妇。

翔翔不仅美如天仙，她的心灵更令人称赞！

记得2020年4月30日上午，手机传来清脆的响声，我一看，是干儿子吉晓来电，急忙就接。

“亲妈，我和翔翔马上去你家啦。”听到这亲热的话语，我一阵心喜。

不大一会儿，吉晓和翔翔来了，一进门，翔翔刚坐下，就努着嘴，皱着眉头嗔怪地说：“亲妈，你脚烫伤啦，也不给我们说，我和吉晓今天去我娘家后，才听我爸说的。都这么多天啦！你咋不说呢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我以为没事，两三天就好啦，没想到这烧伤真难好。”

由于那天吉晓和翔翔忙，也就没有多坐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同年农历四月十六，吉晓和翔翔再次前来，翔翔没等坐下，就忙拿出带来治烧伤的药说：“亲妈，这药是我外婆自己配制的，祖传的专治烧伤的药。”说着，只见翔翔先用香油把药粉用一根棉签搅好，又弯下腰，低着头将药轻轻地抹在我脚的烫伤处。我感动的同时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！



我瞅着翔翔那一点一点为我在脚上抹药的模样，我的记忆又回到了2016年的春天……

那年正月的一天，吉晓来拜年，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，说是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女孩，在医院上班。他说着，打开手机让我看照片，照片上的女子秀气端庄。吉晓带点腼腆地说：“亲妈，介绍人说让我们明天见面哩！”说完，他笑了，很开心！我也打心眼儿为他高兴。

过了几天，吉晓打来电话：“亲妈，这女孩不错，人很好的。”我对吉晓说：“明白事理就好，我支持你！”

同年二月里的一天，吉晓来了，满脸喜气，一进门便说：“亲妈，你给我和翔翔看个结婚日子吧！”我兴奋地说：“好！”

经过我仔细查看，为他俩选择农历三月十八为结婚吉日。那天，我和赵杰早早地起来，带上在姑姑那儿为吉晓做的新棉被，拿上蒸得很精致的龙凤馍，去参加吉晓的婚礼。

当吉晓迎回了他的新娘子翔翔，在场的人声声祝福，都夸新娘子美如天仙。我坐在吉晓和翔翔的典礼台边，看着吉晓牵着翔翔的手，双双走上了典礼台，我举起双手，为他俩送上最真挚的祝福！

自从翔翔和吉晓结婚后，所有见了翔翔的亲友，无不夸赞，翔翔不光长得好看，更可贵的是她尊老爱幼，言语之间，总是和风细雨，如暖春拂面。

邻里之间

## 古槐树下小巷情

抬杠争理，当过教师的顺娃伯常讲二十四孝的典故，有时说个万荣笑话，逗得人捧腹大笑。大婶大嫂纺线、纳鞋底，娃娃们活蹦乱跳，打打闹闹，一听大人讲故事，就鸦雀无声，有的手里拿着馍馍就葱，还有的端来一盆红豆子米汤供大家享用。这浓浓的乡情，叫人心暖。

古槐树下是个温馨的心交之地。邻居小叔和他堂弟并排居住，分家时，由于他俩都是家中的老二，自然分到后院。小叔的出路五尺宽，隔一堵土墙，他堂弟的出路只有四尺宽，形成一个“凹”字形，门深胡同长，出入都不方便。收庄稼、拉粪土堵车挡道，常常两家脸红脖子粗。有一天，在古槐树下乘凉的顺娃伯，正好坐在小叔和他堂弟中间，有意给他兄弟俩讲了个“六尺巷”的故事。大伙听后都明白了话中的意图，同龄相好的就给他兄弟俩相互劝解，终于拆除了中间那堵守业墙，前面居住的大哥和大伯家，也分别把滴水巷让出来，形成了一个小广场，供全巷人停放三轮车、调转头、晒粮食、捡药材，大家感动得交口称赞。

古槐树下聚集着全巷的人情味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巷口的王玉爸摘柿子时，

不慎从树上掉下来，送到医院，入院时，医生让先准备三万元，她手头十分紧张。傍晚大伙在古槐树下聊天时，听说月枝花娘已去医院看望过，还帮助了两千元。大家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撵到她家问明情况，你两千他三千共凑了两万多元，三个年轻人带上各家的礼品，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医院，王玉爸一下子减轻了全身的压力，很快就出了院。

时代在发展，年轻人忙于外出经商务工，人们在寻求就业的路上，一度冷落了古槐树。对门龙龙在古槐树旁建起了“海棠”馍铺，本村的、邻村的、过红白喜事的、忙于管理果树的人，络绎不绝都前来购馍。一旦有了大订单客户，巷里的婶子大嫂就揉面圆馍，插花馍，装箱运输，大伙都干上了钟点工。人来客往，大家又向往着文化娱乐，成立了“妈妈团”“奶妈团”，在小广场上跳舞、唱歌、拍抖音，老年人自拉自演唱蒲剧。这里人多嘴杂信息灵通，成就了好几对美满婚姻，还给娃们找到了承包机井、学厨师、开大车、搞电焊的就业门路。如今全巷都是高门楼、大红门、二层小洋楼或大北房，家家小日子红红火火、幸福美满，古槐树也焕发青春，长得枝繁叶茂。

□袁有生

常听爷爷说，家门前的古槐树已有近二百年过往，很有灵气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启娃伯是抗日游击队长，日寇抓捕他，却连连扑空，还把他的叔叔、我的长腿爷爷捆绑在古槐树上严刑毒打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在爷爷被拉去审问途中，直打得耕牛拖着磨胡蹦乱跳往回跑，挡住了鬼子的去向，爷爷趁机逃往高粱地，日寇无能为力，只好对着高粱地乱放枪。第三次扫荡时，人走巷空，杳无音信，懊恼的日寇对准古槐树连戳三刀，树干至今还有一处空心发黑，它告诫我们可不敢忘记这民族血恨！

古槐树还是裸亲情树，枝枝叶叶都是爱。小时候，一到夏天，月上柳梢时，古槐树下男女老少、左邻右舍都不请自来，乘凉聊天，拉拉家常的烟火故事，谈家风家教，寻求做人的道理。庄户人嗓门粗、声音高，偏爱